

2-1 入境儀式

「他說要兩千堅戈（Tenge，哈薩克貨幣單位）。」排在我後面，與我同車的一個中國人幫我翻譯，他在哈薩克出生長大，會講哈語也會講俄語。

「可不可以問他爲什麼？」一時不知道怎麼反映，我對那中國小伙子說。

前一刻，我們才從寬敞新穎的中國海關出境，快速而順利，等全車乘客到齊之後，巴士再開到哈薩克海關前放我們下來，行李也要全部拿下來，準備一個個通關，入境哈薩克。

海關大廳的規模和中國相比小很多，也陳舊許多，裡頭亂哄哄的，有官員在發入境資料表，每個人都急著拿，我準備要拿時，官員遲疑下來，叫我把護照給他檢查。

他穿著卡其色制服，頭帶大盤帽，身材矮小肥胖，看起來像是軍人或警察，多肉的臉上留了兩撇鬍子，示意我跟他到旁邊去。此時心中開始緊張了起來，想起住在烏魯木齊旅館時，老闆告誡我說這裡的警察看見中國面孔，鐵定上前勒索。

同車的中國小夥子知道我們沒法溝通，在旁邊幫我翻譯。官員沒把入境資料表給我，他說要幫我填。叫甚麼名字、旅行目的、要到哪裡，透過中國人，他在單子上寫下這些很簡單的資料。然後開口要錢。

「他說沒爲什麼」，中國小夥子說，「他們都是這樣，看到是中國人的臉就得交錢。我因爲會講哈文、有哈薩克護照和哈薩克學生證，所以他們不會爲難我。」

「如果我不給呢？」

「那他會想盡辦法百般刁難，叫你把行李全翻出來、帶到辦公室裡不讓你走……很難說，總之會很麻煩，我看每次中國人過都要交錢。」中國小伙子苦笑著說，像是想說服我趕快掏錢吧。

好吧，兩千堅戈約合台幣五百，能順利過去比較重要，巴士還在另一頭等著，我可不想被它遺棄在這個鬼地方，剛經歷車子被偷，實在很難再承擔另一個意外的差錯。

亮出今早剛換的堅戈鈔票，肥胖官員臉上帶著笑意，把肉擠成好幾道皺摺，引著我再退居更角落，使幾個眼色叫來一名年輕官員，示意我把錢給他，然後叫我不需排隊直接到海關櫃檯。

像是進行完某種儀式，我恍惚的走到海關面前，把護照塞進玻璃洞口，整個櫃檯被鋼鐵包得嚴嚴實實，面對窗口，只看得見女海關的頭皮以及上下翻動護照的手指。

沒讓我過去，也沒問話，翻看護照良久，她起身走出櫃檯，把門鎖上，拿著我的護照離開，放我一人呆立在空盪的櫃檯前。

現在是怎樣？在台灣花了一萬元委託旅行社寄去馬來西亞，好不容易申請到一個月期限的觀光簽證難道出了甚麼差錯嗎？

不久女海關回來，叫我去旁邊等著，後面的哈薩克人隨即補上我的位置，沒兩下迅速通關。交雜著不安與焦慮，我回到門口，像是等待宣讀判決一般坐立不安。中國小伙子對我搖搖頭，苦笑著，「他們搞不好還想要……」肥胖官員悠閒的在大廳踱步，笑吟吟的過來和小伙子說幾句話，「他叫你等一下」。

輪到小伙子，看著他不到一分鐘迅速通關，心情由原本的緊張轉為憤怒與屈辱。好不容易辦到了簽證，錢也乾脆的給了，現在仍要忍受不確定的煎熬。像是命運掌控在別人手裡，語言不通、文字不通、護照被扣，我甚麼也不能做。壓縮中國的旅程兼程趕路，為的就是能盡快進入這個國家，沒想到它是以這樣的方式迎接，第一次照面就令我永難忘懷。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隊伍裡除了兩三個歐美背包客，大半是哈薩克人，眼看著旅客一個個通關，我的心情也沉到谷底。不知過了多久，大廳裡的人幾乎都走光了，海關叫我過去。戒慎恐懼的站在櫃台前，隔著玻璃窗洞口，我看見她在我的簽證上重重的蓋上入境章，遞回護照。「OK？」我遲疑的問，海關正眼也沒瞧一下的點點頭。

我牽著沉甸甸的自行車，如釋重負的走出海關大樓，外頭空蕩蕩廣場上，出關的人們坐在棚子裡等車，我走到中國小伙子旁坐下。透過旁邊的鐵絲網，可以看到管制區裡面脫掉帽子，衣服鬆垮的邊境警察，手裡拿著大包小包的零食飲料走向大樓，「他們拿了那些勒索來的錢，然後就出去買東西回來吃吃喝喝打牙祭，想想也挺有趣的。」小伙子說得好似這是某種自然界的定律。

車來了，我們魚貫鑽入車廂內自己的鋪位，正午的太陽下，巴士離開蕭索的邊境，駛向更為荒蕪的丘陵與草原。

2-2 阿拉木圖之夜

經過無止盡荒涼丘嶺，沒有半點人跡，沿途盡是一片土黃與灰黑岩壁交錯，巴士在天色將暗之際終於抵達哈薩克東南方的最大城：阿拉木圖。下車前，我請中國小伙子給我些住宿的意見，從之前的聊天中知道他一直到中學時，都生活在阿拉木圖，想必會知道哪兒有較廉宜的旅館可住吧，一問之下竟完全不知。

原本還很高興初抵這個陌生城市有人能指引我方向，沒想到下車後，他即匆匆與親人會合離去。沒關係，求人不如求己，剛在車上已反覆研究了手邊唯一的資料——一張影印自 Lonely Planet 旅行指南的市區街道圖，之前在網路上也查到有人推薦一家價格公道的旅館，反正路是長在嘴巴上的，有地圖、有地址，今晚要找到棲身之處應該不是難事。

出了車站，街上擠滿了下班的車潮，在人行道旁，我指著地圖問了幾名路人，但地圖上的路名都是英文拼音，皆搖搖頭表示看不懂，更別說能用言語溝通了。我不知道要往哪兒去，先騎上車再說吧，這一帶像是郊區，看能不能憑直覺找到熱鬧點的市區。

天色幾乎全暗了下來，路燈不多，馬路極為昏暗，車子卻一輛接一輛自身旁呼嘯而過，我裝上車燈，小心翼翼的騎著。好不容易問到幾個看得懂英文拼音的路人，經過一番折騰，終於找到貫穿城市的主要道路：Abylay Khan 大街，順著這條街直走到底是火車站，網路上推薦的那間旅館就在對面。

看著地圖能夠輕易發現，阿拉木圖是一座很年輕的城市，街道重複著單調垂直的線條，四四方方的建築區塊均勻的填滿每一個角落，像是同步遵照著某個城市規畫而成，看不出太多歷史發展留下的複雜軌跡。雖然自古即是絲路上的一個重要驛站，但直到十九世紀中，俄國在天山山腳下建立一座城堡，大批人口遷居後才漸漸發展出稍具規模的樣貌。而二十世紀初的一場大地震卻把整座城市幾乎夷為平地，現在城市的雛形想必就是由那時才開始形成。

不知是否因為擔心地震再臨，一路上高樓並不多見，街道上的商店整潔光亮，充斥著歐洲的名牌精品店，樹很多，空氣中飄散著一股香氣。入夜後居然感到有點冷，得穿上長袖衣服禦寒，難以想像在此之前每天都要與高溫烈陽搏鬥。雖然這是此地最主要的大街，但人影稀稀落落，安靜極了。阿拉木圖的地理位置屬於亞洲，可是它完全和中國是兩個世界，之前的吵雜、混亂與炎熱現在被空寂、整潔與香氣取代。

Abylay Khan 大街非常長，騎了快二十分鐘，經過十幾條路口才到街底的火車站，從遠處看見這幢高大幽暗的建築，周遭冷冷清清，不見人影，完全不像是全國最大城市的火車總站。比對了地圖上的位置，卻找不到類似旅館的招牌，問了幾名路人，全說附近沒有旅館，我不死心的走進路旁一家餐廳，想再問問看。

「Excuse me……」侍者一聽到我說英文，就笑著跑進店裡，這時我看到和我坐同班車的三個歐美背包客正坐在餐廳外頭吃飯，我問他們今晚住哪，他們疲憊的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搖搖頭。我的肚子突然餓了起來，除了下午在公路餐廳吃了一點哈薩克水餃，到現在還未進食。不久侍者拉了一個年輕人出來，他馬上熱情的用英文問我有甚麼需要幫助，我拿著地圖問他附近是否有我要找的那間旅館。

「Rahat-K 旅館，我知道在哪，不在這附近，離這很遠喔！」他幫我在地圖上畫下正確位置，居然是在大街的另一頭。謝過他，我反方向的騎上原路，再次穿越超長大街，又問過幾個人，花了近一個小時，終於找到了。立在街角的牌子寫著 Rahat Palace，而它的上面的一行字，看起來非常眼熟：Hyatt，凱悅。

找了大半天，精疲力竭的站在這前方有大片花園廣場，被鐵欄杆嚴密包圍的凱悅飯店前，我整個人傻住，這就是網路推薦的廉價旅館？當然不可能住了，一晚的房價應該是我一兩個禮拜的生活費吧！花了三四個小時才找到，結果居然是最昂貴高級的五星級飯店。時間越來越晚了，看看手表，已經十點多，還不知何去何從，影印的地圖上還有幾家旅館的位置，我看著地圖，得趕快找地方安頓下來才行。街上幾乎看不見行人了，很怕問不到路，我慌張的重新騎上安靜漆黑的街頭。

又是一番摸索之後，才找到幾家「看起來」不那麼高級的旅館，但當進去問了價格後，很不想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萬、一萬五堅戈……換算成台幣是兩三千，在中國，即使是大城市，住過最貴的也只是三百多台幣，現在一下子差了十倍之多，習慣了中國的物價，這種價格我實在住不下去。往後還有好長的路要走，我拮据的旅費也不允許。

已經接近午夜十二點，來來回回的不知在大街上騎了幾趟，我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渺小、無助又焦急。如果我是一個普通觀光客，漫步在整潔的街道與四圍的香氣中，大概會覺得阿拉木圖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地方，但現在騎著負載沉重行李的自行車，茫茫然無所依歸，我只覺得這座城市空寂的可怕。抱著最後一絲希望與直覺，我再沿著 Abylay Khan 大街回到火車站附近，尋找傳說中的廉價旅館。

快接近火車站時，感覺旁邊的巷子裡傳來一陣聲音，原來是剛才在餐廳前告訴我旅館位置的年輕人打招呼叫我過去。餐廳已經關門了，他和一夥朋友正坐在路邊喝酒，雖然只有那個年輕人會說英文，每個人一看到我都熱情的前來握手，介紹自己的名字。

我告訴他雖然找到旅館，也確實叫 Rahat，但它是凱悅啊！我不可能住得起。還

沒聽我說完，他遞上啤酒要請我喝，他的朋友則在旁邊忙著切西瓜要給我吃，奔波了一整個晚上，滴水未進，儘管是微涼的天候，我也真的是又渴又熱，喝罷清涼的啤酒，我大口吃著西瓜。

「別擔心，讓我來想想怎麼辦……要不是有三個西方旅行者已經睡在這間屋子裡，我們等會也要進去，空間容納不下了，否則你就可以進來睡。我朋友是保全，他有這邊的鑰匙，不過得趁早上有人來上班前起床。」

旁邊一個大塊頭青年亮出一串鑰匙對我笑著。這位在一樓的辦公室看起來像是銀行，而它們雇請的保全在晚上竟大刺刺的做開大門，把這邊變成朋友們的臨時宿舍。裡面的西方旅客，想必就是剛在前面餐廳吃飯的那幾個背包客，也是找不到旅館而被他們收留的吧。

「你喜歡我們的國家嗎？」

「我不知道……今天才剛到，過海關時馬上被官員勒索。剛問了幾間旅館實在太貴，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我直接的說出我的困惑。

「唉！錢、錢、錢，在這裡大家滿腦子想的就是錢，實在很糟！我知道旁邊有一間旅館，等會帶你去問問看價錢，我會試著跟裡面的人說能不能算便宜點。」

「真的嗎，太好了，真是謝謝你！」

這時他的朋友帶一個女孩子過來，她同樣笑著跟我握手。

「這也是我們的朋友，只要花兩千塊你就可以跟她睡覺。」

「這……對不起，我錢不夠。」我尷尬的笑著推辭他的提議，現在只想好好的躺在床上，自己睡一覺。

「好的，我這就先帶你去那間旅館，他們先跟她睡，等等就輪到我。」他和朋友們彼此交換著會心一笑。

那間旅館近在咫尺，四千堅戈，已經比我之前問的便宜很多，也沒得選了，只是得在樓下等半個小時才有房間，是要等樓上的房客「休息」完吧。好心幫我的年輕人一走，我拿出巧克力棒啃著，充當晚餐。櫃台後面的小姐跟玻璃窗後的海關一樣，從頭到尾不看我一眼，濃妝的臉後是距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耐不住沉悶的氣氛，我走出旅館到剛才碰到哈薩克青年的辦公室前，空無一人，應該都和那女孩「睡覺」去了。

回到旅館，輪到我進房，洗完澡，半夜兩點，倒在寬大的床上，香氣飄進敞開的窗戶，惶惶然不知所終的夜結束了，終於找到一張床，其他所有的未知，就留給明天吧。

2-3 I will survive

在外觀氣派恢宏的馬戲場館後面，我找到一間旅館，非常便宜，算床位的，每晚一千堅戈，約合台幣兩百五，它就叫馬戲團旅館。前蘇聯的每個大城市，都有這麼一座大型、圓弧狀的室內馬戲場館，看馬戲，仍是此間最普遍、最受歡迎的娛樂。

馬戲團旅館陰暗而破敗，房裡房外壁紙、油漆剝落，管線外露，地板牆壁到處是髒汙及修補的痕跡。我的房間有四張床，但只有我一個人。每張床都鋪著樣式、顏色各異的床單及枕頭，有的床墊是鬆軟的彈簧，有的像是從垃圾場撿來的裸露床架……選了「看起來」最乾淨的一床，我終於在阿拉木圖安定下來。

奇怪的格局、陰暗的死角、年久失修的破敗感，整個旅館讓我想起小時候每到過年，總要拜訪親戚住的老舊國宅。整天都有青少年在樓上樓下徘徊，有時則可聽到一群人恣意的笑鬧聲從走廊或不遠的房間傳來。隔壁間的房門沒關，恰巧瞥見房裡的景象，滿屋雜亂的家當，一家大小擁擠的窩居在一起，應該是長期租屋於此吧。馬戲團旅館沒有空中飛人、小丑或大象，只有開轟趴的青少年與棲居城市一角的貧窮家庭。

旅館樓下附設一間餐廳，我把中俄對照字典拿出來，翻到「食物」那個字，服務生把頭湊紙頁，眯著眼，專注的研究著，然後一臉困惑的吐出幾句俄文，好像是說她給我上某某食物可以嗎？我一個勁的點頭。結果上來的是三顆巨大、乾癟的羊肉蒸餃，上頭擠了幾條番茄醬和美乃滋，吃在嘴裡滿是甜滋滋的口感，囫圇吞棗完，再翻到「茶」的那一頁給服務生看，發音其實是和中文頗類似的：chai，不久端上一杯熱水，一袋茶包泡在裡面。

一個哈薩克女孩在我對面坐下，剛進旅館時門外聚著三三兩兩年輕人，我記得她是其中之一。這是我第一次在這麼近距離看著哈薩克人的臉龐。女孩有一雙深邃的眼睛，鼻子很挺，但不是西方人那麼曲線分明的輪廓，仍帶著東方人靜謐的氣質。在中亞大草原上經歷數個世紀的混血融合，哈薩克族到了十六世紀才正式成形，所以在哈薩克人的臉上，你很難找到某種獨特單一的特徵，彷彿是還未揉塑成型的半成品，結合了數十種相異部族的血緣，同一張臉上似乎時時浮現不同的面貌。我愣愣的端詳著那又像西方又像東方人的臉，感到不可思議。

服務生端上一整盤白飯，她只吃著白飯，沒有別的東西。我們相視而笑，我試著說幾句英文，她搖搖頭。再翻開中俄對照字典，在薄薄紙頁與密密麻麻的鉛字間，我們交換傳遞上頭的俄文及中文單字：年齡、工作、家庭、故鄉……一問一答都要費盡心力的翻查字典，起初為著如此大費周章的交談方法感到有趣，不時彼此大笑出聲。女孩後來拿出手機把玩，播放裡頭儲存的流行歌曲，興之所至，甚至手舞足蹈的隨音樂唱起歌來。但找一個字往往要花不少時間，有時甚至要找好多個字才能拼湊出想問的問題，待冗長的空白後，準備回答的人卻常常找不到想講的字眼。漸漸的，溝通過程從新鮮與好奇變成疲累與尷尬，到了後來，甚至開始出現誤解。

她翻開一頁，指著一個字句，那是形容一個人的言行舉止很規矩，再指指她自己。而我之前想問她的，也不過是在這間旅館工作嗎，平常都在做些甚麼，明天要幹嘛，對我而言就是很一般的閒聊，以及對生活在此地人們的好奇。透過白紙黑字的傳遞，而非口語表情的交流，文字的意義似乎被過度的解讀、擴張，離開我的本意，女孩可能以為我對她有意思或別有居心吧。整個氣氛一時頗為困窘，也不知該怎麼解釋。

就算操持自己的語言，我也總是這樣的吧，與人似乎總是難以順利的用「語言」溝通，個性上的羞怯與警戒，使我在對話的過程中，常常會與他人產生隔閡與誤解，長久以來，就變成別人對我的印象就是一個「悶」字。這次的旅行，很大一部分的動力即是想跳離原本的環境，讓自己走向新的世界，直接面對人，面對我離群索居的性格，尋找一種與「人」與「世界」更暢通的溝通與交流。拋開了沉滯的習慣、環境、生活模式，重新開始。

沒想到語言的隔閡還是造成了誤解。

回到房間，先去洗澡，浴室像是剛遭受空襲般殘破零亂，不過至少有穩定的熱水，馬桶也能沖水。樓底下傳來青少年的喧鬧聲，室內的轟趴今晚轉往室外，伴隨著

飲酒嬉笑聲，是一首接一首的 80 年代熱歌勁曲。打開粉紅色窗簾，漆黑的夜空中一座龐然巨樓如鬼魅般浮現，頂端霓虹燈閃爍的字眼看來十分熟悉：Hyatt，凱悅。昨夜我茫然的站在它的大門前不知何去何從，今夜我在整個城市最簡陋廉價的旅舍窗前，它又刺眼的映現。最高貴與最貧陋比鄰而居，我不禁啞然。

窗外突然傳來一首非常耳熟的歌曲，從小有記憶起，這首歌的旋律就一直在大街小巷迴盪，直到現在，仍可在騎樓間的服飾店不時聽見，充滿靈魂味的黑人女聲高亢的唱著：I will survive...樓下的年輕人們也在副歌的時候，激動的爆出最大音量，齊聲合唱。

O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I will stay alive
I've got all my life to live
I've got all my love to give
and 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這首歌紅遍整個 1979 年，迪斯科的黃金年代，我出生的那一年。

在昏暗破舊的房間裡，我也擺動身軀，輕聲哼著。在陌生的異地聽到這首歌，好像自己其實並沒有走得多麼遙遠，也不再感到寂寞了。

2-4 聖地的聲響

經過數不清的緩慢起伏又下降，地勢似乎漸趨平坦，城鎮與公路餐廳的蹤跡偶然現身，可見這一段路途並非想像中那麼荒涼，緩解了我不少焦慮。天光尚早，打消了我就地歇息的念頭，只匆匆買上幾罐冰鎮的果汁解渴、驅散渾身熱氣。每次都以一公升為單位，瞬間暴飲完畢，在高溫及單調漫長的道路上，對甜味與冰涼的渴望凌駕一切，滿腦子想的都是要用冷飲驅散昏沉欲睡的疲乏，就算灌得肚子鼓脹欲裂也在所不惜。

在平緩的道路上，前進的速度越來越快，可是感覺突厥斯坦還在遙遠的天邊，渺不可及。我沒有里程表，不知到底騎了多遠，也不知還有多久才能抵達。

一絲清涼的風吹來，騎經一條小河，在這片燥熱的土地上，河流就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是旅人的驛站與庇護所，鐵定吸引途經的人們下去泡個水洗去一身的疲乏與塵埃。兩個赤裸上半身的男子，似乎剛在河邊游完泳，渾身濕漉漉的站在橋頭邊停靠的汽車旁，看到我從他們身邊騎過，馬上熱情的招手攔我下來。他們是突厥斯坦當地人，一個帶著小男孩般開朗的笑容，另一個則較沉穩寡言，開朗的男孩說著模糊的英文單字加上比手畫腳，堅持要我坐他們的便車進城。

這樣也好，還不知多久才能到，身體也蠻累了，待他們幫我把自行車綁在車頂上，我坐上這輛白色的轎車，行進過最後一段的路，在黃昏之前到達突厥斯坦。男孩讓我在一個空曠的停車場下車，不遠處一座巨大雄偉的圓頂建築在漸漸沉落的太陽下浮現。

土黃色的古城牆內，寶藍色的圓頂在藍天下閃爍，靜靜矗立著。建築前方巨大無朋的立面下，門口一片黑漆幽暗，土黃色的立面長闊高深，但原始的泥磚材質裸露，像是才剛建好基礎的結構，還未加上表面的裝飾紋樣，與後方華麗的圓頂形成奇異的反差。

這座建築建於六百多年以前，是哈薩克境內最古老、最重要的古蹟，也是唯一的世界遺產。西元 1389 年，由當時掌控中亞、西亞全境，聲勢如日中天，留著突厥血液的蒙古帝國後裔帖木兒大帝所建，是紀念蘇菲派回教聖人阿薩維(Khwaja Ahmad Yasavi)的陵墓，他是使突厥人信仰回教的最重要推手。直到現在，對全世界操持突厥語系的回教徒而言，此地是他們的麥加。1405 年帖木兒揮軍東征中國時，在途中病死，帝國瞬間陷入內鬨，蓋到一半的陵墓也因此停工。因為地處偏遠、乏人聞問，得以保持最初的「半成品」原貌至今。

拿著中俄對照的旅遊小辭典，當地人領我穿越一棟空蕩的商場，後面的院落別有洞天，隱藏著一棟二層樓的簇新建築，到了夜裡，樓面上掛滿青藍與粉紅色的小燈泡交替閃爍，使整個空間染上輕柔曖昧的色澤，好似郊區的汽車旅館。

到主街上的餐廳吃過晚飯，店裡的小弟聽說我住在那兒，馬上一副吃驚的模樣，用手比起拳頭往自己臉上打，後來更拉來另一個男孩，兩人當場表演互毆的樣子給我看，他們的意思似乎是，我所住的旅館前面商場很危險，時常發生青少年鬥毆事件。餐廳小弟說要護送我回去，其實只要穿越短短的馬路就到了，他還是堅持陪我。出來餐廳，天色已經不知不覺全暗下來了，的確有三三兩兩的人影在外

頭聚集、遊蕩，看不清面容。

感激的告別小弟，我緊張的穿越漆黑走道回到旅館房間。沒有窗戶的房間極為悶熱，將房門打開，只用粉紅色的絲質門帘隔開室外，但空氣也完全不流通，即使已經晚上了，房內依然像蒸籠一般熱氣蒸騰。

越到入夜，旅館外面的青少越聚越多，似乎還開了幾間房間，樓上樓下的跑來跑去，音樂聲從房裡傳出……簡直和阿拉木圖的馬戲團旅館如出一轍，也許因為沒有舞廳酒吧可泡，哈薩克青少年只能找廉價旅館度過與朋友廝混的夜晚吧！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全身被熱氣包裹，蒼蠅不斷侵襲，一個個腳步聲、嘻笑聲從房門前經過，從門帘望出去的世界一片粉紅。隔壁房間的一男一女連續不斷的說著話，像蒼蠅不停在耳邊嗡嗡作響，不久就傳來連續的撞擊與男女喘息聲……

不知到底怎麼睡著的，隔天起來已是中午，室外的陽光刺得令人睜不開眼。喧鬧的青少年已經消失離去，只剩一些更年幼的聚在空盪商場底下的黑漆網咖。阿薩維陵墓就在近旁，昨天在夕陽下遠觀，現在我頂著烈陽，信步走向它。在其高大的身姿底下，多是單層樓房的小鎮建築顯得益發渺小。

陵墓前方是一大片玫瑰園，有紅有白有粉紅，在烈日下怒放。裸露的立面比想像中還要巨大，一根根木質建築骨架自圓錐形的立面內側上方穿插出來，難以想像如今看來枯朽的這些木材，竟就這樣支撐著這座建築六百年。一隻隻鴿子停駐在這些從未修整過的高懸木材上，門前內凹的立面圈出一塊陰影，隔絕了外頭焦灼的太陽。鴿子的咕咕聲不絕於耳，這聲音聽起來踏實清涼，像踩在大理石地板上，也像是幽遠歷史洞穴裡傳來的聲聲呼喚，讓四方的朝聖者循聲前來朝拜。

可惜的是，陵墓內部正在整修，高聳的大廳全部建起鷹架，由工人在上頭清潔維修，只能過隱約的空隙瞥見一片白色、繁複華麗的牆壁與天花雕飾。走到後頭的房間，一群朝聖者或坐或跪在鋪著毯子的地板，有人領頭唱起禮拜詩文，眾人隨聲附和，聲音在陰涼的室內撞擊迴盪，我也彷彿進入悠遠的冥想狀態……

在阿拉木圖時，我曾進去參觀當地最重要的東正教教堂，恰巧撞見正在做彌撒的時間。台上唱詩班唱著古老的聖歌，音域一重一重不斷上升，聲徹雲霄，即使是一個旁觀者，也會感到至高無上的能量從頂端落下。那是一種絕對、單向度，讓你不得不屈服於前的權威，就像教堂內四處懸掛，無時無刻盯著你的聖像畫，以及高懸的吊燈、緊迫的空間感。

阿薩維陵墓內的吟唱則是全然不同的一種力量。人們自發的吟誦著美麗的語言，像唱歌又像吟詩，半念半唱著跌宕起伏的音律，悠悠緩緩的在整個空間內震盪。

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聲音無比自然的融和在廣闊的空間裡，就像沒有任何畫像、雕塑的回教建築，只以連續不斷的幾何圖形與書法字體，組成既單純又繁複的裝飾圖案，在一片抽象的視覺韻律與舒緩幽長的聲音裡，人的心神似乎能夠無限擴張，自由的進入某個超越現世萬物的至高之地……

2-5 老頭的指引

地圖上，哈薩克西部一片空白。

我目前位在西南方的突厥斯坦，必須往靠俄羅斯邊境的西北方城鎮，從那裡入境。但是在兩地之間，超過一千公里的荒漠裡，地圖上只標出一個城鎮 Kyzylorda。

又退卻了，我再度裹足不前，不敢騎進這片荒漠。各式各樣的藉口接連出現：白日超過四十度的高溫、沒有爐具可烹飪、水源及食物難尋……

我一再的給自己藉口，從中國開始，因為出發得太晚，要趕路，所以不得不坐巴士前進；現在在哈薩克，因為土地太大，簽證日期也有限，所以不得不坐火車前進。

重點是，這些我所待的地方雖然偏遠陌生，卻仍找得到公共交通工具，把我的自行車搬上，原本不確定的長遠路程、數不清的麻煩，瞬間輕易的解決。從中國到哈薩克，我真正騎上車的時間屈指可數，在有退路、可以選擇的時候，我總選擇一條更容易的路。

流浪，是不是因為這是一種更容易的生活？與現實的壓力、勞心勞力的職場、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相較，不斷的移動在路上，每天都是新的風景、新的一切，你只是過客，不用負擔任何責任與義務的來來去去……

也正是因為在現實中，我有退路，才能不顧一切的，上路。

開明的父母放心讓我獨自一人、還沒自己的家庭要顧、不需每月負擔家計、自由的求學環境讓我能吸收自己感興趣的東西，並編織出一趟動人的旅程企劃，獲選成爲雲門流浪者，不用工作，還能拿一點錢、得到捷安特的贊助……

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比別人幸運，離開沉悶、瑣碎、日復一日的的生活。

現在我愈加明瞭，這趟別人眼中的「壯舉」，其實是多麼微不足道。我只是「離開」。而當艱險的現實來臨，我又選擇逃開，不去面對。

帶著自行車上路的初衷，在我的膽卻與退縮下，已經被拋諸腦後，那麼繼續前進是爲了什麼？我說不上來，但從來沒有放棄旅程、打道回府的念頭，既然逃了，就要逃得越遠越好……堅持前進，我彷彿在等待那再也找不到方便之門、不得不面對的時刻到來。

火車既是誘惑，也是藉口，我不由自主的來到突厥斯坦火車站，想買往西北邊境城鎮的班車。

車站裡只有一個窗口在賣票，一圈人潮把小小的窗口圍住，每個人都耗費許多時間和賣票小姐交涉著。輪到我時，翻開辭典裡要買火車票的例句，加上比手劃腳，售票小姐卻冷冷的搖搖頭，表示愛莫能助。恰巧排在我後頭是一個會講俄語的美國人，透過他的翻譯，大意是：突厥斯坦是個小站，我要去的那個地方分配到的票有限，其他大站若有剩餘的票，才能買到。唯一的辦法是，晚上 8 點再來一次，若是沒有，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回到鎮上，正午最毒辣的太陽赤裸的直射下來，找到一間網咖，我躲進裡頭。待到接近傍晚，是否要再去車站呢？我本能的騎上車前進，忽然想到，班次彈性的巴士，應該就沒有買不到票的問題了吧！

問到巴士站的地點，空空蕩蕩的廣場上，幾台破落的巴士停在角落，像要送進資源回收場，只有三兩人影，不見等車旅客。手拿著辭典，隨機找了幾個路人問是否有巴士開往北方的城市，他們搖搖頭，眼神中流露出困惑，顯然不知道我要問什麼。又一個希望落空，正當我不知何去何從時，幾名婦女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示意我等等。

不久，一名戴著帽子、膚色黝黑、滿面雜亂鬍鬚與皺紋的矮小老人站在我面前。儘管天氣炙熱難耐，他上衣外卻穿著背心，身旁是一台陳舊的自行車，他粗大生繭的髒污手指緊握著把手，帽簷下的細長眼睛狐疑的打量著我。

他們拉來這個不起眼的老頭是何用意？我不明就裡。莫非是他會說英文嗎？我再度拿起辭典，翻到坐巴士那一頁，比手畫腳的用英文說，這裡是否有巴士開往北方的 Kyzylorda？

沉默半晌。「你-要-到-Kyzy-lorda-做-什-麼-啊？」他慢悠悠的吐出話來，低沉、模糊但堅定厚實，像是從悠遠的洞穴傳來。我愣了一下才回神過來，這是一句「純正」的中文哪！

彷彿很久沒說話似的，我結結巴巴的向老頭解釋我騎著自行車旅行，但西哈薩克斯坦比我想像的還要荒涼酷熱，從地圖上看，前方兩三百公里無一處人跡，自忖身心狀況還承受不了種種未知，想坐車避開這段無人之地……

老頭皺著眉頭聽我說完，「跟我走」，他牽起車出到車站外面，我亦步亦趨的跟著。「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從中國來到這裡……中國話……已經不太會說了。」當我問起他怎麼會講中文時，老頭仍然用沙啞、緩慢的語調，一字一句費力回答。飽經風霜的粗礪臉龐上神情漠然，雙眼怔怔的望向遠方，這該是他幾十年來第一次說中文吧，當他費力想起中國話的時候，是否也勾起一些遺忘已久的事物？

走著走著，老頭騎上車，我也緊跟在後頭，穿過一塊塊荒涼的土地，正對著夕陽的方向，我們騎上了柏油公路，老頭騎車的身影在夕陽下越拉越長、越巨大。沿著這條主要幹道，應該就是我要前行的方向。到處想方設法坐車避開這段路，耗到現在，仍是惶惶不定，那股「以自己身體的力量前行」的初衷熱切，何今安在？頓時想不管一切，直接面對荒野，就這麼騎下去。

路旁聚了一些人，大包小包的行李堆疊在地上，老頭此時突然停下，向路旁的人問話。

「他們在這裡等車的，但車是到 Baikonur，沒有到 Kyzylorda。你知道加加林嗎？第一個飛上太空的人，他就是從那裡的太空基地出發。」

「我沒辦法幫你了，就這樣，我還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保重。」老頭用那依然淡漠的語氣說完，即背對我騎車離去。等車的哈薩克人紛紛好奇的看著我這個不速之客，扶著一台滿載行李的怪異自行車。

我呆呆的站在原地沒多久，老頭騎車轉回來到我身旁，「對面有一間工廠，裡面有一群中國來的工人，沒辦法的話，去找他們試試，或許他們能幫你。」當我想更仔細問他關於工人的事情時，「我跟他們沒關係」，老頭很快的說，然後頭也不

回的走了。

這時我還不知道，他指引我到了另一個世界，就像加加林飛向太空。

2-6 工廠初夜

黃昏夕照下，工廠靜悄悄的矗立在路的另一頭。在環境惡劣、人口稀疏的西哈薩克，少數零散疏落的建築看起來都像被棄置已久，這座工廠也不例外。

走進敞開的大門內，有一間用水泥砌成、塗上白漆的簡陋門房，屋外寸草不生的乾旱土地上，鋪著幾張顏色鮮豔的美麗毯子，一個小女孩趴在上面沉沉熟睡著。屋裡的婦女聽到外頭的聲響探出頭來，有點不知所措的看著我，我指指工廠，「中國工人？」她點點頭，「我可以進去嗎？」她不置可否，轉身回到屋子裡面。

四下一片寂靜，直接走進廠房應該沒關係吧，我趨向前去，卻發現外頭被層層的鐵絲網圍住，完全進不到裡面。貼近鐵絲網向裡頭觀望，廠房周遭空空蕩蕩，過了一會，終於瞥見幾個人影，上半身赤裸的工人在雜草堆後頭走動著。看不清他們的面孔，我仍從鐵絲網這端大聲呼喊：「請問是中國人嗎？」

兩三個人循著聲音轉過頭，朝我的方向走來，霎時間，不知從哪裡又來了更多人，聚攏在鐵絲網的另一頭。經我一番解釋何以來到此地，工人們說他們會幫我想辦法離開這裡，要我先從另一側的門口入內。

幾個人引領我來到他們的宿舍前，現在是周日傍晚，大部分的工人都在宿舍裡外休息，這下子全聚攏在我與自行車四周，你一言我一語的好奇詢問關於我的事情、打量觸碰著車身、翻看研究那本厚厚的俄文地圖。

有些後來才到的工人不斷重複問著先前其他人的疑問，從哪來、去哪裡、很花錢

吧、吃飯睡覺怎麼解決、語言不通怎麼辦、危不危險……人一出，聲調自然提高，感覺自己講著講著越來越口沫橫飛、慷慨激昂。大部分時間都獨自一人吃飯、睡覺、默默前進，好久沒講這麼多話了。

每個工人都赤裸著上半身，用一雙雙單純友善的眼睛望著我，初來乍到，感受不到一絲的不自在，「來來來，這樣長途奔波，你一定累了吧，我們剛吃完，只有一些剩飯剩菜，剛剛把它熱了，先進來吃點吧！」

工人們熱情的招呼我坐下，桌上一大碗紅燒燉肉香味撲鼻，深怕我餓壞一樣，從外頭不斷遞進來饅頭、麻花、可樂與水。

昏暗的房舍內凌亂簡陋，三塊骯髒的床板各據角落，地面滿是菸蒂、瓜子殼與未乾的痰，「我們這邊環境不怎麼樣，你也看到，條件就這樣了，將就一點，來到這裡就像回家了。下次有機會來我們東北老家，再好好招待你！」一副老大哥樣，指揮其他人替我張羅的大哥說，「叫我董老七，來，抽菸！」。

這間工廠因為是中國東北的公司與哈薩克方面合資，所以工人全是由中國最東北的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而來，從乾冷的東北橫跨大半個亞洲，來到這個乾旱不毛的中亞邊遠小鎮，監獄般的工廠裡，是更加灼熱危險的鋼筋與火焰，他們在這裡用自己的肉身土法煉鋼。

「我們除了待在工廠哪兒也不能去，不過不要擔心，明天找廠裡的翻譯幫你想辦法，今天就好好在這裡休息吧！」環境如此惡劣，語言不通，這個地方對他們來講也陌生的很。

一旁打麻將的工人大聲的吆喝，董老七也加入戰局，用滿口我聽不懂的東北粗話和他們半玩鬧的叫囂著。打著打著，似乎覺得被別的牌友佔便宜了，他突然用一連串髒話破口大罵，其他人似乎已習慣他這個性，沒再多做回應，默默的各自回房休息。

「沒事、沒事，你別看剛剛那樣，我們感情好得很，大家在這兒辛辛苦苦的生活，就像一家人一樣。你來到我們這裡，也是自己人了，就當自己家，不要客氣！」我問說老家可有妻兒呢？他從隨身攜帶的皮夾裡拿出一張相片，磚房的院子前，他看起來比現在年輕，扶著幼小的兒子跨坐在摩托車上，妻子站在一旁，燦爛的陽光下，彷彿可以看到東北清涼、乾爽的空氣。

董老七端詳著相片，眼神柔和，不似之前充滿銳利的霸氣，問他會想家嗎，停頓了一下，他才若有所思的說，「想，當然想……但我不會表現出來。」在相熟的同伴前，那怕流露出一絲脆弱都是可恥的吧，但對我一個陌生的旅人，他卻似乎稍微鬆開了那個被粗話與狠勁包裹的堅強姿態。

離鄉背井，為的是比中國內地多一倍的工資，許多下崗工人或出身窮困鄉村的青年，也不得不來到此地賣命。

董老七的弟媳也是其中之一，他的眼神清澈、說話語氣溫和，在粗曠直接的工人中，有種獨特的氣質。從我進到工廠的第一刻開始，他就親切的一直跟我聊天，好奇的問著我的旅行、問著台灣的種種。

他原本在農村務農，某天忙完農事開著貨車返家時，路上有人招手要搭便車，因為車廂已無空間，他便讓那乘客坐在後方的貨架上。開著開著，沒想到某個零件突然故障，貨車失去控制岔出路面，整車翻覆，後方的乘客意外身亡，雖然一切是意外，他仍得負上賠償的責任。原本只能溫飽的經濟條件無法負擔巨額的賠償金，家庭也因此破碎，妻離子散。他得不時的賣命還債，因此才來到這裡賺取較高的工資。

他娓娓敘述這些不幸的過往時，語氣仍是那麼平和、冷靜，澄澈的眼裡看不到一絲悲傷、疲倦或怨懟。簡陋床板旁的牆壁上，釘了一袋袋塑膠袋，裡面分別擺放著不同的生活用品及雜物。轉動厚實強壯的臂膀，他取下一冊厚厚的書本，「你有在看聖經嗎，這裡面是上帝智慧的話語，有空我都會拿起來看一看。」對聖經，我是不陌生的，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就被帶去教會，只是成長過程中因為疏懶與不願受單一價值觀拘束，我終究離開了這個信仰。說著說著，他念起了一段段他喜愛的經文……

跟著工人們進到工廠內黑漆的澡間洗澡，在滿地高溫未退的鋼條中，我小心翼翼的穿梭，要是不慎在這裡被絆倒，鐵定是嚴重的灼傷或穿刺傷，他們說要帶我來洗澡，怎麼來到這到處佈滿陷阱的漆黑地方？原來因為除了自己挖的幾個茅坑，這裡沒有任何衛浴設備，剛好有條水管流經工廠，他們就借用廠房的餘熱，就地造一座簡陋的澡堂。

水花源源不絕的噴發，由於沒有冷水可以調節溫度，咬著牙在灼燙的熱水中沖洗著，想起剛剛工人們說，來到此地時是一片荒蕪，連宿舍也是他們一磚一瓦自己蓋起來的，儘管前面還有好長的路要趕，我決定在這裡多待幾天，希望能用相機

記錄下他們艱難的環境與勞動過程。

洗完澡，踏著月色回到宿舍，董老七與其他工人在屋內又從工廠內的「福利站」買來許多泡麵、啤酒招呼我一同吃喝。在熱鬧的乾杯與喧嘩中，幾乎要忘記我其實幾個小時前還茫茫然不知下一步要往哪去，雖然前一刻才踏進工廠、雖然這裡炎熱、骯髒，但寬厚無私的一個個臉龐、每個人自在光裸的胸膛，讓我真的覺得，回到家了。

其中一人將他的床位讓給我，掛起蚊帳，我躺在簡陋木板堆疊起的床上。爲了怕這裡無孔不入的蒼蠅侵擾，睡覺都得關上房門，但空氣卻無法流通而無比窒悶，徹夜翻來覆去滿身是汗。另一方面，也是因著無意間闖入這完全不同的世界，腦海中太多的感受、思緒流動而難以成眠……

2-7 新的故鄉

睜開眼，模糊的光線從蚊帳外射進來，不知道現在幾點了，房內靜悄悄的，昨晚的酒酣耳熱彷彿已是很久前的事了。

坐起身，隔壁床的大哥一身汗，滿手髒汗的靠在床板上。當我還在昏睡的時候，工人們早就上完一輪的工，現在正是短暫的休息時間，陸陸續續有人回到宿舍。董老七一回來，馬上嚷嚷著今天他媽的累，早上不想工作了，就大刺刺的癱在床上抽菸。看到我起床，連聲叫我吃早飯，早上特地爲你留的稀飯、饅頭都在桌上，別餓著了，趕緊吃。他的小舅子不久也進到屋內，坐在身旁，溫和的問我睡飽沒，等吃完他就會帶我去找工廠的翻譯馬爾斯。

出到屋外，在白天的日照下，更看清楚一間間相連的宿舍有多簡陋，一扇扇厚重的木頭門板搖搖晃晃的相鄰著。外面的泥土地上是一攤攤積水、堆得高高的垃圾、圓凳、殘破機具散在兩旁。水泥牆面上，掛著幾件破舊不堪的衣物，那其實是在烈焰中工作的工人們僅有的幾樣防護裝備。

廠房外，一群工人正從大貨車上卸下成堆的廢鐵，卻不是熟悉的中國面孔，原來除了中國工人，這裡也有一批從鄰國烏茲別克來的勞工。與鄰近的中亞國家相

較，蘊藏許多天然資源的哈薩克相對富裕，自然吸引眾多的鄰國人力來此打工賺錢。「我們跟他們都相處得不錯，不過他們喝了酒就比較麻煩，喜歡過來找麻煩。」說著說著，一名身材壯碩的烏茲別克人臉上堆滿笑意的舉起壯碩手臂，假裝要往董老七的小舅子身上招呼過去。

兩人半開玩笑的比劃完，我們在一旁的小屋外遇見馬爾斯，或許是已在炙熱的大白天奔波一整天，馬爾斯滿面油光，看來有些狼狽。

他說昨天就聽到我來到這裡的消息，我們再等一個要去採買生活用品的工人，就一道出去，帶我去火車站買票。馬爾斯咖啡色臉上深厚的紋路切出一道道鮮明的線條，他的輪廓看起來比哈薩克人更深邃，口裡卻說著非常標準的中文。等到又一輪的休息時間，一名神色匆匆的中國工人走來，我們終於出了工廠，在路上攔了一輛車，駛向不遠的市區。

工人們是無法自由走出工廠大門的，即使完成一天的工作，也得待在廠區裡，除非偶爾需要出門採買些香菸雜貨，報備後，才能由馬爾斯帶出去。

那名工人在車上一直坐立不安，到市場裡要買菸時，也總是閃閃躲躲，非常焦慮。原來他極擔心哈薩克的警察找上他，即便沒做什麼，但在中國工人間，總流傳著哈薩克警察的惡行惡狀，可以不用任何理由就把你攔下，盤問、勒索、予取予求。當我說到入境哈薩克海關被強行勒索的經驗時，他們都深有同感。

買完東西後，馬爾斯說我們還要去車站買車票，那名工人一刻也不想在外頭多逗留，趕忙說他要先回去了。

「真不懂他在怕什麼，東躲西躲，又沒幹甚麼壞事。」工人走了之後，馬爾斯用不屑的語氣說，「每次帶他們出來都是這副德性，好像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一樣，連我都覺得丟臉。」

又回到車站了，票口前一樣擠滿了人，之前三番兩次跑來仍然買不到票，結果靠馬爾斯用哈薩克語講了一下，不出幾分鐘即拿到車票，明天中午啓程，要坐上一天一夜的時間，抵達一千多公里外的阿克托貝(Aktobe)。

無論如何，心中一顆大石頭總算放下，馬爾斯提議找個地方休息吃飯，於是我們又回到市場一帶，走進他推薦的小餐廳，叫了此間常見的雞湯麵條、大餅，吃完後，馬爾斯居然叫了一整瓶伏特加，就著麼喝了起來，雖然燠熱的中午已讓人極

度昏沉，我還是勉強陪著他對飲。

幾杯濃烈的透明液體下肚，身體很快的就發熱起來，周身內外像是被什麼沉滯黏稠的東西攀附住，脫不了身。而原本總是緊鎖眉頭的馬爾斯，表情放鬆了，話也變多了，開始跟我講起一些他的身世。

「小張，你知道嗎，這塊我們祖先千百年來生活的草原，原本是沒有邊界的，什麼中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根本沒有這些國家的區別。他們就在這片廣大的場域自由移動，可是有一天，突然人家對我的父母說，新中國建立了！什麼是新中國？他們那時才突然發現，腳下踩著的土地，被人們叫了一個新的名字，想回去另一頭的大草原，卻再也回不去了。」

馬爾斯的父母在新疆生下了他，從此，他們這些與漢人長得不一樣、講著不同語言的一群人，被稱為「少數民族」。

「我父親後來有機會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負責少數民族的文化事務，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卻被關入牢裡好幾年，在裡面受盡折磨，出獄後身體變得非常差，不多久就死了，我的母親沒幾年也過世。」

馬爾斯幾乎快將一整瓶的伏特加喝完，強烈的酒精作用下，深咖啡色臉龐的顏色更暗沉了，從皮膚滲出的細微汗水像是一層薄膜，反射出油亮的反光。他沉默了一下，才幽幽的說：「我真不甘心，中國人把我父親害得好慘，我們家幾乎家破人亡了。」

當哈薩克從前蘇聯獨立後，即開放他國的哈薩克族人申請加入哈薩克國籍、遷至哈薩克定居，從前在新疆擔任導遊工作的馬爾斯及他的親友，就紛紛陸續申請移民至這個新的「故鄉」。

「雖然這是一個新的國家，什麼都還沒上軌道，生活條件、物資都不太好，但總是自己的地方，可以講自己的語言，不會被當作次等的人看待……」

他的老婆、小孩也都已入籍哈薩克了，現在一家全暫時住在工廠的簡陋宿舍裡。不過他還是讓小孩在中國念中學，讓他學好漢語，將來才能有比較好的發展。現在暑假期間，則讓他在工廠打工賺點錢，剛遇見的烏茲別克人中，他兒子就是與他們一同搬運廢鐵。

酒喝完了，我們繼續喝著茶，伏特加強烈的後勁與正午的高溫使我頭昏腦脹，我將茶一杯接著一杯的灌進嘴裡。離開沉重的話題，話鋒一轉，馬爾斯笑吟吟的說：「小張阿，你這樣的旅行很是不錯，可以體驗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到了一個地方，風景看了、酒喝了、食物也嘗了，但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不能錯過：要嘗一嘗這裡的女人。」

我不知道馬爾斯是醉了還是認真給我建議，總之，接下來他就滿身酒氣、搖頭晃腦的一直想說服我。「怎麼樣，要不要，你點頭我就幫你安排，有沒有看到那個小妹……」他使了個眼色，指指餐廳裡一位比較年輕的女服務生。

我付完飯錢，馬爾斯用哈薩克語滔滔不絕的向餐廳裡的眾人講述我的來歷，「小張阿，他們聽我講了你的經歷以後，都覺得非常欽佩與崇拜，來，大家一起來跟我們偉大的旅行家拍張照！」

馬爾斯滿臉脹紅、踉踉蹌蹌的在餐廳裡大聲嚷嚷，老闆娘與店員像是已經習慣他這副德行一般，照著他的指揮與我合影。在通風不佳又幽暗的餐廳裡，我則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幾乎快站不住，只想趕快出到戶外，吸口新鮮空氣……

2-8 火光與烈焰

回到工廠已是傍晚，儘管昨天突如其來的來到這裡，許多面孔都還不熟悉，廠裡所有的工人卻全都像是與我熟識已久，每走幾步遇見不同的工人，都以相同的溫暖笑容問我順利買到車票沒，以及種種友善到不可思議的關心、問候。

我並沒有特別做任何事，是什麼因素使他們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完全毫不保留的接納我？以往的生活或旅行經驗，從不曾感到有如此直接的友善接納，即使從前騎經台灣東部純樸的原住民部落，也總是有一條界線，劃分在我這個外來者與本地人之間。

是淪落異鄉的相似際遇，還是看到我獨自踏著長長道路而生的敬佩或同情？

事實上，我回來的正是時候，當太陽下山，夜晚將臨時，正是工人們開始上工的時候。如下午遇見的鄭州工頭所說，白天幾乎不可能工作，除了自然的酷熱，他們還要面對噴濺的火焰與灼燙的鋼材，熱上加熱。

工廠前堆滿黑壓壓的廢棄機具零件，在室外先將這些廢棄材料拆解成零散碎片，這是第一步。一位大哥眯著眼，沒有護目鏡，就這樣蹲在地上用火焰噴槍溶解、切割一件件工業屍體，伴隨陣陣噴發的火花，是瀰漫的黑煙與刺鼻臭氣。

他的背後，還有成堆廢鐵堆得像小山一樣高，等著他在每一個無眠的夜裡支解成碎片，當晨光出現時，才能回到悶熱骯髒的簡陋宿舍裡休息。

接著我踏入工廠，看到更壯觀的景象，一排排此起彼落的火光在工廠黑暗的空間內閃耀。趨進前，才看清楚工人們兩人一組，滾燙的鋼水正從熔爐注入他們雙手拿著容器，再倒入場房中央的一條條模具中，待這些滾燙鮮紅的液體冷卻凝固後，就成為新的鋼筋。

鋼水應該就是由外頭的廢棄鋼材溶解而成，在倒入的過程中，高達攝氏一兩千度的滾燙鋼水，不停的噴濺出嚇人的火花，像火山爆發出的兇猛熔岩，我已經離得非常遠，還是耐不住撲面而來的熱氣。

工人們臉上的汗珠清晰可見，眯著眼，吃力的拿著容器，裡頭是不停沸騰翻攪的鋼水，重複來回在熔爐與模具之間。這就是所謂的土法煉鋼吧，完全沒有機械器具的輔助，純粹以肉身逼近鋼水，製造出一條條鋼筋。只要被一點小小的火星濺到，絕對會留下嚴重的燒燙傷疤，我才想起，昨天看見工人們裸露的上半身，全是大小不一的深深傷痕。

在工廠內的工人同樣也是徹夜不得眠，儘管要絕對的專心，才能避免不可挽回的意外傷害，看見我舉起相機拍照，正在煎熬中的臉龐仍對著我露出憨直的笑容，「來，拍一拍，參觀一下。」

火光裡、烈焰中，從這一刻開始，我知道這已經不是一場單純的旅行。或者說，「旅行」這兩個字已不太重要，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幅我從來不可能碰觸到的勞動景象，也不會忘記這些工人給予我的完全信任。

路上一段段或長或短、或深或淺的偶遇，不斷印證著，我真正想看見的，是人們的「生活」。

並非刻意的想報導或紀錄什麼，一切都是沒有固定目的、沒有預期的偶然闖入，但這些相遇慢慢成爲驅策我前進的動力。

在越是粗重的勞動中，我看見人和人極爲緊密和諧的關係，也是這種真誠質樸的情感，他們把我當作自己人。

我們都千里迢迢從亞洲東端的邊緣來到這不毛之地，只是心中懷著的，是天差地遠的夢想與期盼。我明天即將繼續奔馳在廣闊的草原上，自由卻充滿未知；他們卻得繼續留在此地，重複的在險惡的環境中賣命。他們只想努力爭口飯吃，穩定的生活是一個渺遠的夢；我卻一心一意逃脫固定的工作、安全的道路，去實現一場連自己也不太清楚的冒險。

但在這幾天裡，這些差異也不再重要。一種難以解釋的驅力，讓我多麼希望能留下來，跟大夥兒一起支解工業屍體、在翻攪沸騰的鋼水間勞動、在骯髒滯悶的簡陋宿舍內抽菸喝酒瞎扯。

往後的旅程裡，在艱難未知的公路上汗如雨下時，這些面孔時時浮現在腦海裡，我奮力踩著踏板，獨自的勞動著。

回到宿舍，大家都知道我買到車票，明早就要走了，他們紛紛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下東北老家的地址電話，這一批的工作簽證到今年 11 月，所以那時候他們將會回到中國。

「什麼時候完成旅行？待你回家的時候，我們應該也回東北了，記得撥個電話，告訴我們你平安回來了！」

「平常沒事的時候喜歡胡亂寫寫字，我特別寫了些東西要給你，難得遇見你，做個紀念，來，打開來念念看。」董老七的小舅子交給我他親手寫的一封信，還有一粒種子。

「我們這邊什麼東西好送你的，想一想，就這個吧，這是這附近長的花的種子，挺多的。」

路上遇見的種種都像一顆顆種子，落入內心深處，我想像這幾顆哈薩克的種子，

種在台灣的土地上，會開出什麼花.....

2-9 反差

荒涼、一成不變的風景從窗外流逝，除了淡黃交雜少許綠意的草原，看不到任何其他景觀，火車就像駛在一片汪洋中。

快上車前一刻，列車員仍堅持我的自行車不能上火車，最後馬爾斯苦苦懇求，還是以老方法解決了：塞錢。即使無奈，還是得照做，暗自決定，這是最後一次坐火車了，穿越這片荒涼區域後，我要重新踏著踏板前進。

四個人一間的臥鋪車廂，兩側各有狹窄的上下床鋪，這車比上次坐的要舒適，涼爽的空調隔絕了外頭的酷熱。

思緒還停留在工廠。我想起早上在工人宿舍裡，彷彿聽到一些細碎的聲響而睜開眼。視線模糊中，拿起眼鏡戴上，才發現昨晚在戶外分解廢鐵的大哥坐在床邊，剛結束徹夜與噴濺火光、毒氣、廢鐵的拼搏，眼裡滿是倦意。

我今早就要走了，他說他要來跟我道聲再見，才回去睡。

我很激動，卻表現不出來。

說不出什麼話來。

兩天前我剛在鐵絲網外向內喊著「請問是中國人嗎？」，他是最先過來看怎麼回事，並叫我先進來的人，他說會幫我想辦法。

之後因為他得整晚工作，白天幾乎都在房裡休息，碰面的機會並不多。

現在已經早上十點，從昨天傍晚開始，他已在外頭徹夜不眠的工作了十幾個小時，應該早已累癱，仍不願直接回房休息，要特別來跟我說一聲「再見」。

同車乘客善意的要分東西給我吃，才把我拉回現實，一時之間還有點恍惚。

還有許多路要走，還有許多人要遇見，還有許多困難要解決，我將這三天強烈的觸動與記憶打包，帶著他們的祝福與給予，我期待回家後，打電話給他們報平安的那一天。

透過突厥斯坦工廠主管的聯繫，替我在阿克托貝找到一處同樣也是中國工人住的地方，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終於抵達，他們派來一部廂型車把我和我的自行車接到宿舍。

下了車，清幽寧靜的小巷內，一戶戶獨棟的平房，簇新的白牆、獨立的院落花木扶疏，這是此地工人們的宿舍嗎？反而比較像郊區的高級住宅區，和突厥斯坦那邊的環境有天壤之別。

同樣從中國來到遙遠的哈薩克，這裡的物質條件卻遠遠不是突厥斯坦工人所能想像的。窗明几淨的寬闊客廳、柔軟的大床、設備齊全的廚房、獨立衛浴、電視、冰箱……甚至還能上網。

這裡住的是來自新疆吐哈石油的員工，皆為管理階層或工程人員，他們在阿克托貝西南方的裡海(Caspian Sea)開採石油。從裡海邊緣的城市阿特勞 (Atyrau)，有條三千多公里的石油管線穿越哈薩克國境，直達中國新疆的阿拉山口。雖然裡海所發現的石油蘊藏量還不高，但它就像一塊等待開發的處女地，預計未來的產量會愈加提高，大大減輕過分依賴中東進口石油的壓力。如此重要的投資建設，背後是數百億人民幣的資本，無怪乎員工能住在如此優越的環境。

屋子裡只有幾個看起來像大學生的年輕男子和一位四川來的女翻譯員，原來這邊算是他們放假休息的住所，工作的時候，得到「前線」——裡海的油田，一段時間後輪流回到這舒適的「大後方」。

屋內年輕工程師和我打了簡單的招呼，就進房去，在外面只聽到鍵盤、滑鼠的聲音，後來才發現他們是在打線上遊戲，除了吃飯、上廁所等必要時刻，大半時間都待在裡面鏖戰廝殺。其實還滿像是跟一群暑假閒閒沒事幹的大學生住在一起，足不出乎、猛打電玩，一股熟悉感湧上。

雖然在這裡的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他們幾人輪流下廚，長年在外都很能自己作菜）、一整個大床任我躺、有乾淨寬敞的衛浴設備每天洗得全身香噴噴……但卻有股說不出的空悶。

或許是之前在突厥斯坦的經驗太強烈，在這裡與人的互動少了許多，況且他們來這裡是休息放鬆的，沒必要花太多力氣關心我，我這麼一個外來者，或多或少仍然干擾到他們全然放鬆的生活。

但或者最重要的差異是在勞動的本質吧。

他們幾乎都大學畢業，做的是技術性較高的工作，又是利潤極為豐厚的石油業，公司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品質。在這種勞動、這種環境下，人首先想的是自己、自

己的利益，如何更上一層樓，不管是在工作或休閒都是這樣，比較不會看到別人，自然不會對我有太強烈的關心或好奇了。

其實我應該是要很習慣的，這就有點像是現代化都會生活的縮影，我從小生長、求學、工作的環境莫不如此。

但遇見突厥斯坦的工人後，劇烈的反差就產生了。炎熱、骯髒、簡陋……你可以用所有最惡劣的形容詞形容他們生活與工作的環境，因為鄉村的貧窮、因為不得已的失業景況，因為各種不同卻都攸關生存的原因，他們付出自己的身體，出賣著最沉重的勞力。

傷痕、汗水、睡眠、自由……我不知道還有哪些更重要的東西，從他們身上被剝奪掉。確定的是，臨走前我與他們一同去伙房領午餐，伸出手，放進碗缸裡的，除了一整瓢高麗菜，和一顆饅頭，再也沒有其他的。怕我吃不飽，又再給我一顆。苦日子裡，人卻如此緊密。

赤裸的身軀、粗鄙的言詞、原始的勞動、直接的情感，沒有甚麼需要掩飾的，盡力度過每一天，數算回老家的日子。

那種如一家人般，不分彼此的兄弟情誼，我永生難忘。

「再見了，記得回家給我們打個電話！」

我知道，是該繼續上路的時候了。

2-10 抵達歐亞交界

位在北方的烏拉爾山，與南方的裡海正中間，烏拉爾這個城市有著絕佳的戰略位置，從數百年前就是重要的交通、貿易及軍事重鎮。烏拉爾河流貫市郊，源流自俄國境內的烏拉爾山脈，山與河，連成一條天然的屏障，將歐洲與亞洲隔開。這條細長河流在俄國境內先是向西拐，進到哈薩克後就一路南下，流入裡海。

這條彎曲的界線以西，是俄羅斯的「歐洲」部分，這個國度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集中於此；以東，則是被荒涼草原、無盡寒冬、嚴酷夏季覆蓋的「亞洲」。

沿著鐵橋過烏拉爾河，迎接我們的，是一座造型呆板、外觀破舊的細長柱子，像是擺在凋敝工廠門口，無人會在乎。仔細一瞧，原來這居然是歐亞分界的界碑。柱頭上有一個地球模型，面對我的這一側用俄文寫著「亞洲」，過了柱子往回看，上面寫著「歐洲」。從橋的這一邊走到另一邊，從此就是歐洲了嗎？我並沒什麼感覺。

自從踏入哈薩克的那一刻起，就覺得已離亞洲很遠了。喝的是紅茶、吃的是麵包，看到的東正教教堂比清真寺多，通的是俄語，整個國家都在俄羅斯強烈的影響下。但狹小的城市規模、大多數仍荒涼仍一無人居的大草原，使這個國家的面目對我而言十分模糊，就連人的面孔，也無法捉摸出一個明確的印象，時而像中國人細長眼睛與小巧五官、時而又像西亞地區民族的深色皮膚與突出輪廓，更別說四處可見金髮、高鼻、白皮膚的俄羅斯人了。

城市裡稍微有點規模的建築物、雕像、公共空間，莫不是過去前蘇聯時代所留下的，但卻是較簡樸、小一號的複製品，烏拉爾就是典型的小一號俄國城市。

它不像阿拉木圖有高聳的大樓、也不會像希姆肯或突厥斯坦那般破落陳舊，繁茂的路樹遍植在小巧的人行步道旁，映襯著建於 19、20 世紀帝俄時代，以藍白或赭紅色為基調的建築，造型設計雖然帶著俄國獨有的線條與設計，但或許是邊遠城市的關係，卻一點也不華麗誇張，反而有著樸實的韻味。

在街上看到的人種更多是金髮碧眼的俄羅斯人了，雖然國家的主體是由哈薩克族組成，但占全國總人口數還不到六成，而從舊蘇聯時代就世居於此的俄羅斯人則占了快三成。如果說偉人雕像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宣示與證據，那麼在靠近邊界的烏拉爾，我看到哈薩克這個國家多元的血統。

其中一個雕像，是全國最普遍常見的民族象徵，每個大城小鎮的主要廣場上他高大的身影從不缺席，就像二三十年前我們生活周遭充斥著的國父與蔣公，在哈薩克，那是 19 世紀的大詩人、思想家阿拜(Abay Ibrahim Qunanbayuli)。他的標準形像是一名身形微胖的老者，蓄著鬍子，帶著氈帽，雙手交疊，表情嚴肅的望向前方。阿拜是第一個將哈薩克遊牧民族的口傳歷史、詩歌、思想用文字記錄下來的作家，在 19 世紀各種外來思潮的刺激下，他融會本身堅定的伊斯蘭信仰，藉書寫挖掘、建構出這個民族的精神，可以說，對自身民族的認同，以及建立這個認同的過程，完全是從阿拜開始的。

沿著主街一直走下去，經過烏拉爾最高檔的普希金旅館，跨過一條大街，一排排簡陋的平房緊挨在狹小的路面兩旁，就像是已遠離城市，進入鄉間了。不遠處忽然瞥見有一根細長的柱子，白得刺眼，像劍一般刺進天空，我馬上好奇轉往它的方向。

廣場邊一字排開的是一張張黑色人臉，男男女女，身著軍裝，浮刻在牆面上，對面寫著大大的數字：1941~1945，這是二次大戰的年代，這裡是紀念俄國在二次大戰陣亡將士的廣場，那些人臉，是家鄉在烏拉爾的陣亡戰士們。

中央的白色立柱捲曲伸向天際，像是被剖開的蛋捲，前方黑色大理石台子上是一個大大的紅星，想必當初建造時，是用來點燃火炬的，但現在骯髒的台子上火已熄滅，只有兩個小孩子扳開銅製的架子，鑽到紅星裡頭搜刮之前紀念活動時人們丟進去的銅板。

走過廣場外的樹叢，即可到達烏拉爾河的岸邊，炎熱的午後，這裡像海水浴場一樣，人們在寬闊的河上及岸邊泡水、游泳、曬著太陽，一頂頂破舊的遮陽棚外，仍可見紀念碑突兀的豎立著，這個純粹屬於蘇聯的歷史產物。

從廣場上的阿拜，到河邊的二次大戰俄國紀念碑，只消步行十幾二十分鐘就能到，但卻顯現、標示出這座城市全然不同，甚至斷裂的身分。

下午的大太陽使我有點暈眩，而烏拉爾河仍靜靜流淌。

眼前這條平靜、寬闊的河流，和它廣大、沒有岩石或泥沼的砂質河岸是我從未看過的景象，這是一個廣闊陸地才會有的平緩流域，幽深寧靜，彷彿你可以在它旁邊慢慢沉睡，航向模糊、悠遠的夢境……

而我的確是每天都睡得迷迷糊糊、不省人事，只不過是在廉價旅社彈簧凹陷的老舊床墊上。

載我一程的哈薩克駕駛替我問到可能是這一帶最便宜的旅社，它位在巴士站樓上，提供給要趕隔天早班車，或凌晨抵達本地的旅客休息之用，一個晚上約 200 元台幣。我睡的多人房擺滿了十張簡陋的單人床，彈簧完全失效，睡覺的時候整個身子都凹陷下去，半夢半醒間，還會以為自己正睡在吊床上。

住在那的四天裡，晚上到凌晨都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旅客睡在鄰近的不同床位，而每天早上睜開時，房裡則僅剩我一人。雖然四天沒有很長，但在每個一覺醒來就走的房客中，我卻待的最久。這種感覺非常奇怪，我突然不再像是個到處遷徙、居無定所的旅行者，反而看著別人來來去去，有一種顛倒了身分的奇異感受，畢竟，我一路上在人們的眼中，就是如此這般的過客吧。

第一晚，深夜抬著大包小包行李與自行車上樓，想好好躺在床上休息，沒想一開房門，五個上半身光裸、身材壯碩、臂上刺青的男人圍坐在桌旁，桌上擺滿各式火腿、麵包，當然還有伏特加。眾人面無表情的望向我，手上握著切肉的小刀在日光燈下發出慘白亮光。金頭髮、藍眼珠、濃密的體毛，還有那陰沉中帶著一股狠勁的神情，我直覺想到，一定是俄羅斯人，儘管我還未進入俄羅斯，也不認識

任何一個俄羅斯人。

我向他們尷尬一笑，五個壯漢點點頭，仍是面無表情，其中一人指指一個空床位，示意我可以睡那。儘管是大熱天，人人汗流浹背，房裡卻是一股凝結的空氣。既來之，則安之，我默默坐在床上整理著行李。

不久，男人叫我過去跟他們同坐，其他人這時忙著分香腸、切麵包、拿生菜、倒酒，端到我面前來，要我一同吃喝，他操著簡單的英文字彙和我聊起天，其他人完全不會英文，仍張眼望著我。他們是來自白俄羅斯的卡車司機，白俄羅斯也是自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小國家，比較接近東歐。

剛看我抬著一自行車，再聽我說準備進行的旅行路線，他比著騎腳踏車的姿勢，再搖搖頭做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好似我腦子燒壞了，其他人也紛紛笑了起來，不再板著面孔，氣氛變得輕鬆許多。

「來明斯克(Minsk)找我們！」他們邀請我去白俄羅斯的首都，也是他們的家鄉。

「非常美麗的城市！」不過這時候說什麼似乎已經不太重要了，一杯又一杯伏特加被倒進我的杯子，他們熱情的與我舉杯互乾，真難想像，剛進門時每個人嚴肅冷漠的面孔，瞬間變得如此熱絡。

伏特加繼續注滿我的杯裡，一直喝到我渾身發熱、頭暈目眩，才堅持不能再喝了。他們似乎也知道我不行了，拿出另一種顏色像沙士，喝起來甜甜酸酸的飲料 KBAC，喝了幾口就讓我趕快躺下休息。一躺下，我像是變為一個巨大的陀螺，不停旋轉著，還能聽見白俄羅斯人徹夜聊天的聲音，只是四肢像沉入水底的鉛塊一般，無法移動半吋……

2-11 馬戲團之夜

等我張開眼來的時候，房間一片寧靜，昨天桌上擺滿的酒瓶與食物已被收光，空空的桌子與無人床舖間，只有金黃的陽光從窗外灑落。

爲了等待俄羅斯簽證的入境日期生效，我成了這間巴士站旅館最「資深」的房客。儘管因爲浴室壞掉，沒有地方洗澡，而在上下十度的強烈溫差下(白天三十幾度，夜晚只有十幾度)，不小心染上感冒，但待在這裡卻感覺相當愉快自在。

每天在房裡送往迎來，晚上看著暫歇一宿的旅人進駐，放下滿身的疲憊，夜裡的鼾聲此起彼落；白天，在安靜的房裡睡到自然醒，到城裡閒晃、寫寫明信片，我明白，有地方遮風避雨的日子，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一天早上，當我又在安靜的房裡睜開眼，正準備起身時，一名穿著緊身紅衣，體型壯碩，看來像俄國人的中年男子趨向我面前，滿臉笑意的跟我握手。雖然語言不通，簡單的單字與比手劃腳中，我一直聽到「tsirk」這個字，從類似英文 circus 的發音中，我知道這是馬戲團的俄文。

接著他從包包中拿出一疊厚厚的資料夾，裡面是一張張泛黃的剪報、照片，褪色的影像中，有的是逗趣的小丑裝扮，有的則是留著長髮、意氣風發、一身勁裝的帥氣男子，而這些泛黃的影中人，就是他，眼前這個臉部有些浮腫、肚子微禿的中年人。

翻著一頁頁有關他的報導、照片，他的神情充滿自豪，我看不懂俄文，但我想像著那些剪報上斗大的標題：「美男小丑造訪聖彼得堡，再次造成 50 名少女在推擠中昏厥」、「本世紀最有才華的小丑魅力橫掃烏拉爾河流域」.....

他說最近有個馬戲團巡迴到烏拉爾來，雖然他沒有在裡面演出，但似乎就是因此來到這裡的。另一個年紀相仿的同伴催促著他得走了，他們紮緊皮帶、對著鏡子梳頭、仔細整理著儀容。出門前，他拉著我合照，粗壯的臂膀緊摟著我的腰，伸出手比出大力士的姿勢，用我的數位相機拍完，還換上他裝底片的傻瓜相機，要我戴上我放在房間一角的自行車安全帽，請他朋友幫我們拍一張。我睡眼惺忪的勉強睜開眼，想像著我戴著安全帽的蠢樣。

這真是個神奇的旅社，來來去去、四面八方的人在此交會，昨天是一直跟我說話的烏茲別克人，儘管完全聽不懂，只能拼命點頭；前晚是滿口金黃假牙，英語流利的大學生，夜裡不斷起身，用極近的距離棲身在我一側，一直看著我，不知到底想幹嘛，我只能整夜警覺防備著，無法成眠.....

喝完最後一口啤酒，小丑和他的同伴和我說完再見就出門了。

下午從城裡閒晃回來，櫃台大姐叫住我，似乎是說房裡有人找。正納悶的開門進到房裡時，驚訝的看見中年小丑與他的同伴正在屋裡，他看見我，連忙掏出一張小紙片，上面印著馬戲團的圖案，用手指著手錶上六點半的位置，就這樣，我拿到今晚馬戲團的門票。

有沒有看過真正的馬戲團表演呢？似乎有那麼一點點印象，走進黑漆的帳篷裡閃

著銀光，像是脫離了現實世界，來到一個神祕的國度，裡面充滿著歡笑、驚奇、恐懼、讚嘆，許多年過去，似乎再也沒有馬戲團來台灣了。

而至今在俄羅斯及其周邊國家，這仍是一個非常主要且受歡迎的娛樂。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時，我就住在馬戲場館後面附設的破落旅館，那個新穎龐大的場館是國家所建，專門提供馬戲團表演。當時就非常想買票進去，一睹正宗馬戲團的風采，後來因人潮實在太多，加上語言不通，不知怎麼買票而作罷。沒想到，在這個歐亞交界的邊緣，我真的走進馬戲團——這個我以為已遺忘的記憶或夢。

沒有老虎、獅子、火圈；場面很寒酸、把戲很老套、小丑不好笑，連叫小狗站立都成爲一段節目，最危險的只是把蛇放身上。

但是看到滿場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的驚嘆與歡笑，看到女孩與男孩扯著繩索飛翔，投射在馬戲團的頂棚下的影子，我感覺無比神奇，像在熟悉又陌生的斑駁的夢裡，既溫暖又自由.....

表演結束，人群散去，我仍在夢中.....

又一個人去樓空的早晨，桌上只剩下昨晚與同房旅客一同吃剩的西瓜皮與飲料空罐，幾隻蒼蠅在安靜的房裡打轉，我重新整上行裝，將車子抬下樓梯，離開這住了好些日子的巴士站旅館。

穿越烏拉爾市區，走過熟悉的廢棄鐵軌與石油管線，我騎到有著阿拜雕像的美麗廣場旁，跟書店的老闆說再見。前幾天無意間看到街角的這間書店，想找找看有無關於俄國的英文資料，結果全是俄文的，但老闆卻很親切的請我喝茶、讓我用他的電腦上網，正當我沉浸在久違的網路世界時，老闆年幼的兒子安靜的來到我旁邊，悄悄的拿出一張紙，交到我面前。

畫中的人身材像竹竿，腿長到不能再長，掛著燦爛微笑、留著小短髮，倚在巨大的藍色自行車前，我看見一個單純、滿足、快樂的自己.....

2-12 星空下

蹲在乾燥的枯黃草地上，我屈身躲在自行車及車上行李投下來的疏落陰影裡。在這裡你找不到一棵樹，沒有任何遮蔽物，只能用我的車來抵擋風沙，小心翼翼的在這塊狹小空間裡打開早上泡的加了許多砂糖的紅茶，配著鮭魚罐頭與麵包，在強烈的太陽及風沙下吃著午餐。

不論我願意還是不願意，這一次是沒有退路了。從烏拉爾向西九十公里，就是俄羅斯邊境。不再有巴士、不再有鐵路，連之前可能會遇上的，熱心載你一程便車的機會都非常渺茫。

旁邊是陡長的公路，漸次朝著遠方上昇。除了一旁吃草的牛，及隔一段距離一根接一根整齊排列的電線桿，沒有其他的景觀了。乍看是平路，其實跟大海的波浪沒兩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是在遠遠的岸邊看起來是平靜的。

從這裡開始，我要自己面對空無一人的荒涼地景，真正的，持續不斷的往前騎。

語言不通、文字不懂、沒有路標、沒有指南針、沒有碼表、沒有瓦斯爐、沒有多餘儲糧、住宿點在哪……頂著直曬而下的太陽，耳邊除了撲簌簌的風聲、眼前除了起伏的乾草原，別無一物，我猛烈快速的踩著踏板，向著邊界的路，腦海中種種盤旋的疑慮，時而浮現、時而隱沒，我彷彿也正朝著某種心理邊界接近。

前方慢慢出現高壓電塔與房舍零落的蹤跡，並且看到久違的人影，幾名帶著行李的婦女與小孩在一棟空盪建築的陰影下，像是在等車。

我停下車來攤開地圖，走到他們前面說：Извините(izvinite)！現在已經很習慣問事情前用俄語說出這個意為「抱歉、不好意思」的單字。

卡緬卡？我指著邊界旁的小白點，婦人點著頭，指著從公路幹道拐向右側的岔路，進去就是這個小鎮了吧。гостиница (gos-TEE-nitsa)？旅館的俄文也不知不覺的學會了。

婦人連忙搖搖頭，看我連吐出兩個俄文單字，她似乎以為我會講俄文，忙不迭的對我說一串話，我笑著搖頭，往耳朵的地方擺擺手表示聽不懂。再經過一陣比手劃腳，我大概知道她說這一帶很小，沒有旅館，要到俄國那邊才有可能有。

謝過婦人，我一面向前騎，一面思忖著今天的住宿問題。今晚之前，不管是運氣或設想周到，我都找得到地方睡覺，哪怕再簡陋不適，至少是個個人空間，經過

一整天奔波在陌生異地之後，夜晚非常需要這樣一個地方，可以稍微安穩的放鬆休息，並保有些隱私與安全感。而現在我恐怕要有心理準備，很可能得露宿空盪野外了。

我怕進到小鎮太引人注目，打算在公路兩旁尋覓適合的紮營地點。從前在台灣騎車旅行時，四處都有國小及廟宇可借宿，加上沒有爬大山的經驗，還未曾在外搭過帳篷。雖然這樣，我並不太擔心。那還不簡單？以我現在的判斷，只要有塊平坦、隱密的地方就行了。

前方出現一處破落的加油站，平房旁有間廢棄小屋，我前去輕敲油漆剝落的木頭門。門緩緩的打開了，一個男人出來，訝異中仍是溫和的神情，我兩手交疊，放在臉頰一側，比著睡覺的手勢，並指著屋子前的空地與一旁小屋，他點點頭走向小屋，但是門鎖著打不開。

接著他領我走到後頭，眼前是一大塊平地，非常開闊，上頭長滿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背倚的平房底部還相連個小平台，從這裡可以看到不遠處卡緬卡村裡的屋舍。夕陽的斜照下，朵朵紫色的小花渲染出一片豐盈色澤，大片的雜草隨著微風吹動搖晃，像是海浪。這裡如此美麗又隱密，實在是太理想的營地了！

我拿出帳篷開始在地上組裝，但問題來了，當初自以為應該輕而易舉的事，現在卻在幾個簡單的零件面前傻住，弄了半天，試盡所有想到的辦法，這頂單人帳篷仍像條死魚，躺在地上動也不動。當初買來，理所當然的以為，需要用它時，一定三兩下就沒問題，從未拆封試用過。

可能我拿石頭重複敲擊營釘的聲音持續太久，屋裡的哈薩克男人走到後面，遞給我一個榔頭並問需不需要幫忙，我接過榔頭表示自己來就行了，繼續想辦法固定營釘，但土質不是太鬆就是太硬，加上一直撐不起來另一頭的支架，營釘弄不牢固，帳篷仍是立不起來。

長長的影子投射在地上，向邊境的方向望過去，太陽像一顆火球在地平線彼端慢慢沉落，大地開始進入黑暗，只剩下柏油路上的細細反光，像一尾蜿蜒的蛇，爬向無盡的遠方。

沮喪莫名，對於這頂帳篷，我宣告放棄，連這出外旅行最簡單、基本的事情都一籌莫展，實在覺得自己愚蠢、天真、無能到了一個極點。在沒有了退路之後，終於暴露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無處可躲。夜已降臨，就算沒有帳篷，還是得睡在這裡，幸而旁邊有一個水泥平

台，大小剛好容得下一個身子，將一些生鏽廢棄的金屬零件清理乾淨，我決定鋪了睡墊與睡袋，直接睡在上面。在天完全暗下來之前，終於打理完今晚要睡的「床」。

走到平房外頭，大門敞開著，漆黑的屋子閃著電視的藍色螢光，哈薩克人在裡頭看電視，我進去想跟他借些水。這裡沒有自來水，他大方的拿出一大桶儲水給我，在旁邊僅能勉強一人容身的洗手台前，我用桶裡的水將毛巾一點一點沾濕，擦身子洗臉，而這時鼻子聞到的，都是刺鼻的汽油味，不知是因為這裡到處都放置儲油，還是水裡就參雜著油……而我牙都刷了。

哈薩克人似乎整晚都會在這裡值夜班，跟他道過晚安後，步出門外，天空的餘光完全消逝。一股刺骨的寒風吹來，上身雖然有穿襯衫，但下半身卻僅著短褲，走到屋後平台短短幾步路我卻已冷到頻頻發抖。

前腳進去屋內也不過半個小時前，一瞬間氣溫就下降如此之劇，忙手忙腳的一鑽進睡袋裡，就整個人蜷縮成一團，而上半身還穿著長袖呢！不過幾個小時前，還快被劇烈的太陽烤乾，現在則全身包裹在睡袋裡。雖然打從越往北走之後，就開始領教到大陸型乾燥氣候強烈的溫差，但現在我完全坦露在荒野之中，只有薄薄的睡袋覆蓋，夜晚的寒氣撲天蓋地而來。

一躺下，我就馬上閉上眼睛，想讓自己迅速睡著，雖然沒看錶，但大約知道現在才約莫晚上八點多。儘管睡意並不強烈，但想明天天一亮就可朝俄國邊境出發，讓過海關的時間更充裕，到了另一個陌生國度才能比較從容。

沒有牆壁、屋頂的遮蔭，甚至連薄薄的帳棚都不可得，冰冷的空氣從睡袋縫隙鑽進來，我緊閉眼睛，以為這樣就可以忽略外頭無邊的空闊與黑暗。

但越是死命閉眼，恐懼就越加在心中擴大、蔓延。一點風吹草動或細微的聲響都異常清晰，一點點動靜，草地的窸窣、開門聲、汽車引擎、房內的交談、走動、東西掉落聲……我都非常緊張的懷疑，是不是有人看到我睡在這兒，若是就這樣熟睡過去，萬一有人想搶劫或對我不利，那簡直易如反掌。滿腦的思緒使我翻來覆去不能成眠，甚至會想，那讓我睡這裡的哈薩克人是否別有居心？

諸如此類的猜測、想像，一股腦的傾洩而出，黃昏時貌似美麗浪漫的景象現在已全不復見，黑夜像是某種觸媒，將我自以為已適應、克服或視而不見的擔憂與恐懼赤裸裸揭露出來。益發聽到心臟在水泥平台上撲通撲通跳動的聲音，儘管外頭越來越冰涼，我的身體卻在睡袋裡冒著汗。

更倒楣的是，不遠的鎮上開始傳來極大的音樂聲，透過擴音喇叭響徹整個草原，有點像是台灣鄉間的卡拉 OK，又像是選舉造勢活動，穿插著人們拿麥克風在講話。接連不斷的破鑼嗓子，五音不全的跟著伴唱帶，聲聲「咿——哈」，不時夾雜在美國西部牛仔的配樂中。

我其實有從台灣帶一整包耳塞，但起來翻找一陣沒找著後，想起第一次用的時候是在烏拉爾，用完後整包塞在枕頭下，離開時並沒有拿走……

村裡的音樂聲還在持續，看看手錶，已經午夜 12 點。經過 4 個小時輾轉難眠，早上騎車的痠痛肌肉也不得休息放鬆，使我的身心都累極了，這種感覺跟我在中國剛上路時很像，那種「我到底來這裡幹嘛」的想法再次浮現，帳篷不會搭、覺也睡不著，我還能繼續走去哪？

當我單純的踏上路途，以為以一己之力，就能順利前進，而現在問題一一暴露，接下來是另一片陌生的俄羅斯大地，白天的熱血維持不了多久，現在我實在非常害怕，巴不得天趕快亮。

心跳劇烈撞擊著胸膛，恐懼升高到臨界點，隱忍已久的尿意，終於憋不住，得爬出睡袋去撒尿了。

瑟縮著身子，站在草地中央，尿液灑在地上，飄起陣陣白煙，現在是夏天還是冬天呢？恍惚、錯亂、焦慮中，我抬起頭……

不太記得有沒有流下淚來，但清楚記得我像被電到似的，整個人充滿不可思議的震顫，此時的顫抖已經不是因為冷而已了，而是為眼前的壯麗而激動不已。

數不盡的星星像一片銀白色的網子灑滿整個星空，此起彼落的不斷閃耀，一道道流星從各個方向劃過，清晰可見的銀河像一條銀白的帶子，彷彿伸手就能摘下。

我想起某年與一群朋友到墾丁，在一處乾淨少人的海灘——白砂灣，也曾看過滿天星星的景象。但這一次，我像是第一次看見星空，第一次看見這個美麗的世界。

無垠夜空像一個超大型劇場，無數星星組成一個個星座，在黑暗的布幕前，上演著神奇的閃爍。我只認得水勺狀的北斗七星，卻捨不得眨眼，直直的注視著它。

這是一種何其幸運的孤獨，在廣闊的大地與夜空之下，看見這一切，我何其渺小，

身體彷彿有一條清澈的河流過，許多的憂慮似乎也沒那麼必要了。

邊界的大地一片寧靜，寒冷的空氣中，我永遠記得這一刻。